

语言规划的资源观

来源: 英特网 时间: 2007-11-27 21:11:03

第8卷 第4期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18 No14

2007年8月 JOURNAL OF BEIHUA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Aug. 2007

语言规划的资源观

王辉^{1,2}

(1. 中国传媒大学应用语言学系, 北京100024; 2. 宁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宁夏银川750021)

摘要: 从语言规划的历史发展进程, 中西方语言资源观的历史演变及其对语言规划的影响来看, 语言资源观是一种重要的语言规划观念。作为“十一五”期间国家语委强调的重要概念之一——“语言资源”概念的提出, 必将促进我国的语言规划工作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 语言规划; 语言资源;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5101 (2007) 04 - 0069 - 04

收稿日期: 2007 - 06 - 02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化时代面对英语扩散的中国的语言规划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项目编号: 06CYY002

作者简介: 王辉(1975 -), 男, 宁夏银川人, 宁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

一、语言规划

人类的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活动历史悠久。我国历史上较早的语言规划行为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实行的“书同文”政策。公元前4世纪, 古印度巴尼尼的《梵语语法》一书记录了梵语的语言结构, 提出了词干、词尾、变革、变位等详尽的规则, 称得上是历史上语言本体规划的典范。但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L PL P)才作为一门被认可的专业科目在大学里建立起来。[1]对语言规划的正式的学术研究大概始于20世纪60年代。[2]因此, 对语言规划的专门研究至今还不到50年的时间。“语言规划”一词既用来指语言规划实践, 又指语言规划学科。在研究语言规划的文献里, 除了“语言规划”、“语言政策”这两个基本术语外, 有些学者还使用“语言管理”。通常这三个词被看做是同义术语, 尽管有人作了区分。语言规划通常被看做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Spolsky甚至认为: 语言管理, 即个人、群体或权威(或声称有权威的)机构对其他说话者的语言实践或信念的改变, 其本身是应用语言学的最核心的部分。[3]

学者对语言规划给出了各种定义。Cooper列举的继Haugen1959年定义语言规划之后的各种定义多达12种[4]。刘海涛列举的语言规划的定义有33种[5]。对语言规划的不同定义反映了学者对语言规划缺乏普遍认同的概念。尽管如此, 我们可以认为, 语言规划是政府或其他机构、个人等对语言及其社会功能的管理行为。语言规划主要分为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以及习得规划。地位规划是对语言的社会功能的改变, 如官方语言的选择和确立。本体规划是对语言自身形式的改变, 如拼写法的改革。习得规划则是教育领域的语言规划。

语言规划通常要实现一定的目标。语言规划的目标可以分为语言内的目标和语言外的目标。语言内的目标如语言纯洁、语言复活、语言传播等。语言外的目标如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教育公平等。语言规划的目标从来都不是单一的, 语言内的目标和语言外的目标也总是紧密相连。语言规划的目标表明语言规划有重要的语言学价值和社会意义。语言规划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的体现。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是国家社会规划和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一个国家的语言自身的发

展, 语言沟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繁荣乃至国家安全有重要的影响。

在语言规划研究的发展过程中, 人们对语言及其功能的看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 还是文化的载体, 是一个国家、民族的象征。语言规划不仅是为了解决交际问题, 而是为了追求语言生活、社会生活的和谐发展。人们对语言或语言功能的看法不同会形成不同的语言规划观念。在一定程度上, 语言规划观念会影响语言规划者采取何种语言规划行为。本文主要探讨语言资源观念及其对语言规划的影响。

二、语言资源观

1. 中国语言资源观的发展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语言资源观念逐渐出现在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20 世纪80 年代初, 邱质朴认为: “汉语资源的开发与汉语的推广事业和四个现代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它将对我国的政治威望、经济效益和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6]从其表述来看, 他将语言视为资源。后来, 他进一步认为: 从宏观上看, 语言是信息的载体, 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即使从个别人的活动和才能来看, 语言能力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个人财富。他在语言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语言社会工程”的概念, 相当于语言规划。^[7]

李宇明对语言资源的看法全面而深入。他指出: “语言也是国家资源”, “从文化和信息化的角度看, 语言多、方言多不仅仅是问题, 也是财富, 是资源”。^[8]以前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语言是一种文化资源, 但是他进一步认为: “语言同时也是信息产业的资源, 网络世界的资源, 这种资源观已经受到注意。信息产业的竞争, 网络社会的竞争, 不完全是技术的竞争, 同时也是文化的竞争, 也是文化载体——语言的竞争。保护与开发本土语言资源, 使其在信息时代仍然有旺盛的活力, 尽量不使本土语言或方言消弱或泯灭。因此, 在促进语言沟通的同时, 还要进行合理的语言保护; 在发展外语教育以进行国际语言交流的同时, 还要特别注意保护、发展母语和本土语言。国家要努力开发语言资源, 建立国家级的语料库, 语言文字知识库等等”。^[8]在谈到语言资源开发的重要性上, 李宇明强调: “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就某种意义而言, 比物种资源、文物资料的保护与开发更为重要”。^[9]学术界对语言资源的研究引起了政府对语言资源的重视。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牵头成立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 2004 年以来, 先后与国内高校共同组建了5 个分中心, 其目的在于对中国语言国情有更多定量的了解, 建立社会语言生活实时监测和规范引导的长效机制, 加强国家语言资源的动态管理和科学利用, 促进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 为国家语言信息处理的发展提供基础支持。该项目已作为系统工程列入教育部的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可以看出, 国内主要从三个角度看待和分析语言资源。首先, 从语言自身来看, 它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世界上有6000 多种语言, 尽管语言有其共性, 但每一种语言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表现在语音、语法、词汇等各个层面。这些不同的语言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语言世界。其次, 语言是一种文化资源。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因此, 语言资源是文化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语言资源的损失就是文化资源的损失。倡导文化多样性也意味着提倡语言多样性, 即语言资源的丰富性。此外, 语言还是一种虚拟世界的资源。网络信息的主要载体是语言, 虚拟世界的交流主要靠语言。因特网上的语言竞争主要表现在语言资源的数量上。调查显示2000 年互联网上的英文网页占68. 4 %。^[10]可见, 英语资源是目前最重要的网络资源。尽管这个比例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但英语在虚拟世界的地位, 目前, 其他语言还无法取代。当前, 不断丰富和发展汉语网络资源, 不仅有利于汉语的国际地位的提高, 对促进虚拟世界的语言公平也有重要意义。

2. 西方语言资源观的发展

Ruiz (1984) 提出了影响语言规划的三种取向(orientation): 语言作为问题(language as problem), 语言作为权利(language as right), 语言作为资源(language as resource) ^[11]。Ruiz 给Orientation 下的定义是: “对语言及其功能, 不同语言及其在社会中的功能的一种复杂的认识取向”。这^[11-3]种取向可看做三种不同的语言规划观念。早期的语言规划是与“问题”紧密相连的, 或者说规划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语言问题。而语言权利观则认为: 要尊重少数民族群的语言权利, 母语权和母语教育权是重要的语言权利。

Ruiz 认为语言作为资源的观念的优势在于它可能缓解语言作为问题、语言作为权利这两种观念带来的冲突: 它对提高弱势语言的地位直接产生影响, 有助于缓解多数族群社区与少数族群社区之间的紧张局面, 它将提供一种看待美国社会非英语语言的更一致的方法, 它强调合作式语言规划的重要性。他分析说, 美国是一个缺乏语言能力的国家, 这一点几乎没有什么争议。这个国家不仅没

有大力培养人们的语言技能,对鼓励人们保持非英语语言方面更是无动于衷。尽管人们对此提出各种应对的建议,但建议中缺少对语言资源的直接关注,更糟的是,人们似乎并没有认识到现存语言资源正在因为管理不当和压制而遭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取向的语言规划将有助于重新树立人们对语言和语言群体的态度。语言资源观认为:双语或多语能力在诸如国际交流、国家安全、社会和教育领域等有重要的作用。语言是一种要被管理、发展和保护的资源。少数民族的语言是一种专门的重要的资源。

语言资源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源。语言规划就是对语言这种人力资源的规划。Kaplan认为,从大的方面或宏观上看,语言规划是国家资源发展规划的一个方面。国家资源发展规划包括自然资源发展与保护规划、人力资源发展与保护规划两部分,而语言规划即属于国家人力资源规划。^[12]与自然资源规划不同,作为人力资源规划的语言规划,往往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语言规划的结果往往具有不确定性。这一方面是因为语言规划的实施时间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语言规划经常受制于其他外部因素。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会对语言规划的实施产生影响。此外,自然资源规划往往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而语言规划的往往是间接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效果也难以量化的方法表示出来。

进一步说,语言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Grin指出:同其他种技能一样,特定的语言技能也可以被理解为某种形式的资本,这是因为个人和社团可以对其进行投资并受益。因此,有意识地获得的语言技能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具有经济优势的资源。^[13]我们不难理解,英语何以如此广泛而迅速地在全球传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语具有其他语言所不能比的市场价值,投资英语学习,掌握英语就拥有了一种可以使人受益的人力资本,从而处于经济优势地位。

西方的语言资源观是语言问题观、语言权利观的有益发展。学者将语言规划纳入国家人力资源规划有利于人们认清语言规划的根本特征,有利于人们认识到语言规划的复杂性。而将语言视为人力资本则是语言作为人力资源的延伸,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语言的解释,有利于人们对语言的经济价值,语言学习与语言规划的成本、效益等有清晰的认识。然而,正如Fishman早就提到的那样:“无论怎么样,语言都是一种特殊资源,很难用现行的成本——效益理论来管理”。^[14]对语言资源的管理必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三、结 语

语言规划观的重要性在于它某种程度上在语言规划中有导向作用。但是,语言规划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制于多种因素,因此,我们不能过分夸大语言规划观的影响。语言规划的资源观使人们在认识语言规划时拓宽了视野,综合考虑语言的多种功能,多角度分析语言的价值,因此,是一种较为全面、深入的语言规划的分析方法。但是,资源取向的语言规划并非没有问题。也许现在最好的做法是鼓励那些强调资源取向的研究。^[11]当前,人们对语言作为资源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如何将语言作为文化资源、网络资源、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等观念纳入到一个整体的分析框架?政府、社团或个人如何有效开发、管理和配置语言资源?如何处理国家语言资源与个人语言资源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说明:本文的写作受到导师李宇明教授及其学术演讲《语言问题语言资源语言权利》的启发,谨表谢忱。

参考文献:

- [1] Wright, S.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from Nationalism to Globalization [M]. New York: PAL GRAVE MACMILLAN, 2004: 8.
- [2] Wiley, T. G.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A]. In Sandra Lee McKay and Nancy H. Hornberger (eds.), Socio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 2001: 103.
- [3] Spolsky, B. Is Language Policy Applied Linguistics? [A]. In Paul Bruthiaux (et al.) Direction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B. Kaplan Clevedon; Buffalo: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5: 30.
- [4] Cooper, R. L.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CUP, 1989: 30 - 31.
- [5] 刘海啸.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 从定义变迁看学科发展[M] // 陈章太主编. 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6: 56 - 60.
- [6] 邱质朴. 试论语言资源的开发——兼论汉语面向世界问题[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1, (3): 113.
- [7] 邱质朴. 应用语言学的新概念[J]. 镇江师专学报, 2000, (3): 63 - 64.

- [8] 李宇明. 中国语言规划论[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7 - 28.
- [9] 李宇明. 努力培养双言双语人[J]. 汉语学习, 1997, (5): 3 - 7.
- [10] Maurais, J. Towards a New Linguistic World Order [A]. In Maurais, J & Morris, M A (eds.), Languages in a Globalising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2.
- [11] Ruíz, R. Orientations in Language Planning [J]. NABE Journal, 1984, 8, (2): 15 - 34.
- [12] Kaplan, R B. & Baldauf, R B, J r.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M]. Clevedon: Multilin2 gual Matters, 1997: 4 - 5.
- [13] Grin, Francois. Language Planning and Economics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03, (4): 15.
- [14] 周庆生主编. 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1: 423.

【责任编辑 李开拓】

Language as Resource Orientation to Language Planning

WANG Hui^{1,2}

(1. Department of Applied Linguistic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China)

Abstract: Language-as-resource orientation is an important ideology, as it can be seen from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language planning 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planning as well. Language-as-resource, as an important concep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Is stressed by the State Language Commission, which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

Key words: Language planning; Language-as-resource orientation

【大 中 小】【关闭】



- 上一条: 学位论文的结构——学位论文写作方法(二) (11-24)
- 下一条: 中文——blog世界的第三大语言 (11-28)

相关专题: 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

相关信息: 一

- 外语教育规划: (5-18)
- 美国外语政策的国家安全目标对我国的启示 (4-22)
- 王建勤: 美国国家语言战略与我国语言文 (4-21)
- 语言功能规划刍议 (3-24)

- 2007-2008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目 (5-7)
- “一语双文”的理论基础和面临的困难一简 (5-1)
- IT-常用词汇 (3-18)
- 四大名著的外文译名 (1-20)

>>更多

>>更多

关于本站 站长信箱

版权所有: 语言学守望者 2004-2008

2004-2008 enterwang.com. All Right Reserved. 宁ICP备05001070号